

#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## 科学保护方言

陈保平 《新民晚报》总编辑

非常感谢各位语言学家、学者、作者和我们晚报的读者两年来对“上海闲话”专版的支持和指导。

“上海闲话”专版出版后,每天都收到大量来信、来稿,它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在经济全球化、人口流动骤增的大城市,如何保护作为地方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

方言文化,其实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。但如何保护真还得费点心思,做得好皆大欢喜,走偏了也会带来问题。

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:上海话是1843年开埠后形成的中国三大方言之一,它有两个推动力:一

是近代先进事业在上海的发展;二是吸纳海内外各地移民,使上海话变得丰富、博大、时尚、生动、形象。这说明上海话是一个开放的系统,它对外来者、外来文化向来就有很强的包容性。今天我们讲“传承本土文化,珍爱上海方言”,特别要珍

视上海文化中“海纳百川”“兼收并蓄”的传统,这样才能让上海话充满生机,成为“这一个”国际大都市的特色。

《新民晚报》的办报理念之一,除了满足本地读者的知情权之外,还有两个关注,即对市民民生和市

民文化的关注。上海话是带有浓郁特色的地方方言,上海话对上海城市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推动,还需要我们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。

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:推广普通话与传承上海话是一个共同体,它们之间不应对立,这才是科学保护方言的正确态度。

### 上海闲话创版100期座谈会发言选登

## 方言意味什么

胡范铸 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,华东师大教授、博导

我认为,上海人不是一个血缘的概念,是一个文化概念,是“大染缸”的概念。重振上海话,对于上海老移民、新上海人,都具有意义。(一)所谓上海方言,其实不只是一个涵义,可以是专有名词的“上海方言”,也可是集合名词的“(在)上海(的各地)方言”。(二)保护方言不是要抛弃普通话,而是为了构建更有效的更为合理的语言功能制度:不同的语言领域,不同的语言社群有不同的首选语码系统,但在一个地区内部,尤其在一个语言社群内部,方言有其无法替代的功能。(三)方言是语言乃至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,是地方风貌的重要构成,更是方言社群内部表达日常生活和情感最有效的交际工具。在无碍各个语言社群之间的和谐发展的前提下,一个语言社群内部的语言权利——亦即使用方言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。(四)方言对

于中国人来说,不仅具有社群内部交流信息、慰藉感情、构建社群认同的重要功能,更是构建生命价值观的重要支持系统。方言正是这一信仰的重要支持系统。(五)在上海,保护方言不应仅仅保护作为专有名词的“上海方言”,而要努力提供包括上海话在内的各种方言和谐相处的社会空间。都说上海文化性格的最大特点是“海纳百川”,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文化性格与老上海的语言生态密切相关。上海需要普通话,上海需要外语,上海也需要方言;不仅需要“上海方言”,也需要包括广东、江淮、四川等等各地方言。(六)语言交际有口头的,也有书面的,《新民晚报》为上海方言的书面交际提供一个极好的平台,为重建上海的文化生态作出了重要的努力,“上海闲话”可以说已成为《新民晚报》之所以是《新民晚报》的重要标记。

## 本来侬想讲两句 可惜辰光来不及 依讲伊讲还有唱 侬讲沪语有魅力

本报13日下午召开了“上海闲话创版100期”座谈会,到会个沪语专家、学者、作家、作者跟读者等聚拢一道,侬对新民晚报创版“上海闲话”表示了赞赏支持。特别探讨提出了哪能才是科学保护上海闲话个正确做法。赞赏版面用邪气生动个上海方言来传达沪上民间生活趣味,让读者感受上海个历史风貌搭仔人文魅力。支持重振上海闲话对上海老移民、新上海人侬具有个积极意义。两位80、90后小囡特地用上海闲话朗诵唐诗搭仔沪语歌曲,让阿拉看到了沪语个潜力跟魅力。今朝版面只能刊登几位代表个发言节录,下趟,阿拉还会得继续刊登其他与会者精彩发言。

## 保护上海话的理由和限度

张日培 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秘书长

新民晚报“上海闲话”专版为上海的文化建设、为促进上海的语言生活和谐做了一件大好事。上海话是要保护的,但必须科学保护,要有度,要适度。两个目的:一是针对“无为而治”论,说明方言是有理由需要保护的,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、主动作为、积极作为。但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理性的思考。二是在保护上海话方面,要有一个指导思想,就是在语言文字领域,也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,要统筹兼顾、科学辩证。既不能保守、因循守旧,也不能太激进。语言资源观就是要把语言文字看做是资源。是资源就应该保护(当然也包括要开发和利用)。从语言资源观的角度看,上海话是有价值的,大致包括三种价值:一是语言学价值:汉语的活化石;为普通话输送养料。二是交际价值:三四十岁以上上

海本地人群中的绝对主流的人际用语(在日常交际领域,苏北话、山东话、宁波话、苏州话在上海一度都非常强势,现在已经全部让位给上海话了);特定的表达功能。三是文化价值:沪剧、滑稽戏的重要载体;身份认同、地域标志;与弄堂生活、婚丧嫁娶、年节庆典等民俗共生共存。那么,上海话是否要“书同文”,统一书面语?能否有拼音系统?公共服务领域、市场服务领域是否有必要提供上海话?广电媒体方言节目总量占多少比例?上海话作为上海人的母语,要不要在学校学?都值得探讨。我们要策略思考以下几点,即(1)推广普通话、传承上海话。(2)培养双语双语人(3)发展上海文化、提升上海话文化的品位(4)不能将普通话和上海话对立起来(5)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。

## 上海话:认识上海城市和上海人的一大通道

郑祖安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

自全国、海外国家的移民大军,到了上海,一方面为适应上海的社会生活,要能听懂上海话、学会上海话,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方言,这些方言与上海方言互相碰撞、互相吸收,最终便将上海话这个“海”也越拓越大。众所周知,近代上海形成了“海派文化”,在上述大背景下生成的

“新上海话”,也就成了海派文化最基本的元素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。上海话的特性一就是它的丰富性、博大性;二是近代上海都市因起着引领事业和时尚的前驱作用,因此有它的历史的新颖性;三是上海话作为方言,还有难以想象的生动性。可以这样说,今天如果我们要想深刻认识上海这座大

都市的历史底蕴、文化内涵,懂得上海话,绝对是一个良好的通道。如从上海话着手,那将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因为上海话简明、生动的词语后面有出神入化的画龙点睛,一旦理解了那些微妙精彩的词语,也就见到和吃透了上海人的精神、品质,见到和吃透了他们的传统习俗、生活习惯和生

活方式的细节、特征。方言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的地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、不可动摇的。另外我们也应注意,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交流工具。就工具而言自然是越多越好。那么,“老上海人”之能坚持说上海话,“新上海人”要在这个城市很好地工作和生活,能听懂上海话、学会上海话,也就是很必须的了。两者如都能尽量地朝这一方面努力,我想上海城市的文化融合和社会和谐,将会出现更理想的局面。

### 沪语天地

保护和传承上海本地方言,时下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。此际,我忽然而于旧书店淘得一本沪语读本,平添意外之喜。

这是一部通俗文艺作品,书名叫做《铁马记》,原作者为苏联劳动模范、被称为全苏第一女拖拉机手的安奇林娜,原书名为《我的集体农场生活》,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自传体小说。故事说的是一个旧俄时代受压迫的农民,在苏维埃政权下成为集体农场的劳动模范,成为女拖拉机手,带领大家共同进步。

卫国战争中,她们忘我劳动支援前线,在和平时期开展劳动竞赛,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。此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朱海观先生根据俄文译出,时代出版社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。《铁马记》系改编本,繁体字竖排右翻版式,封面上老宋体“铁

## 沪语读物《铁马记》

韦决

马记”三字下,画的是飒爽英姿女拖拉机手,沿着典型的民国装帧样式。该书由倪海曙先生编写,一九五一年一月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发行,初版印数一万册。

倪海曙在书前写道:“这种通俗读物是专门写给上海的,和懂上海话的工农弟兄姊妹看的。看的时候只要用上海口音把一个个字读出来。全本书讲一个故事,但是用的都是六个或七个字的押韵句子,所以看起来很省力,读起来很顺口,听起来很清楚。特别不会因为识字太少,因为书上字太密,或者因为语言不熟悉,于是有不敢看或看不下去的感觉。这还是一种尝试,是从旧式的唱本上学习来的,希望工农弟兄姊妹们读后告诉我你们的意见”。

这段话,把编写者的想法表示得清楚明白,就是要为工农读者提供一种通俗的文艺读物。全书共分十七个章节,像诗歌那样一行行排

列,显得整整齐齐。如女主人公帕沙受到一位老牧民的帮助,书中是这样写的:“放羊辰光年纪小,赤脚登勒山浪爬。清早起羊出村庄,风吹雨打太阳晒;身上背只小布袋,一块面包一瓶茶。牧场离村三十里,荒山野地多风沙;天黑弗能回家去,吓煞童年小帕沙。幸亏有个老牧人,时常搭伊讲讲话,老人名叫泰伦提,叫伊小囡不要怕。干柴野火烧一堆,缺嘴茶壶挂一把;右手擎出黑面包,左手拨伊酸黄瓜;叫伊烘火吃未事,吃饱搭伊讲笑话,笑得帕沙地浪爬……”有时,书中对个别关键沪语还作注解,如佻,念欧(eu),就是“弯腰”;焯,音羊,就是“化雪”,等等,让不懂上海话的读者也能看懂。全书共九十页,两千余行类似唱词那样的民歌体诗行,写得一气呵成,通俗、清新、形象、生动,用沪语读来,朗朗上口,韵味十足。

最后,该说说编写者倪海曙,



现在已不大人晓得他了。他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,现代作家。一九一八年生于上海,早年在震旦大学读医科,后转读复旦大学中文系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,一直致力于我国文字改革工作,曾任《时代日报》和时代出版社编辑,主编《新语文》《方言文学》等副刊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,他任复旦

大学新闻系教授,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副主席,主编《新文字》半月刊和《语文知识》月刊。后调任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,主编《拼音》月刊、《文字改革》月刊等。他一边从事文字改革工作,一边创作通俗文艺作品,有的还用方言写成,其中诗歌为多。他累计写作、翻译的专著有五十余种,如《新文字教师手册》《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》《鲁迅论语文改革》等。他曾用苏州话写成《苏州话诗经》,用拼音文字写成叙事诗《楼台会》。而用沪语诗歌写成的《铁马记》,当年更是受到上海读者的欢迎,一些老读者至今还记忆犹新。可惜的是,倪海曙先生于一九八八年因病去世,只活了七十岁。现在,书店里书海茫茫,却几乎看不到沪语读物。假如上海本地作家能像倪海曙那样,尝试用上海方言写作,那海派文学将会更丰富多彩,有更浓郁的本土气息。